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祭統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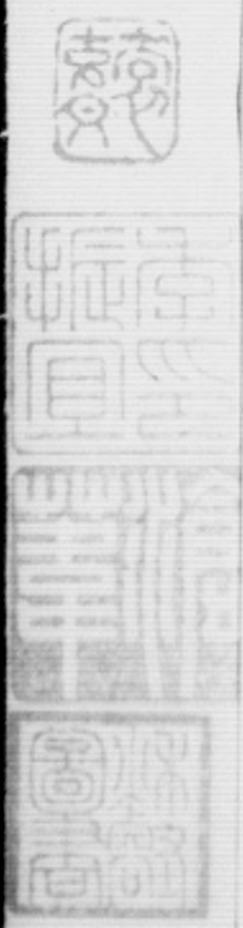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

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



孫加

孫加

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

義 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為述

疏

正義曰此一節摠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

有部分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 禮有五經者經者常也言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為急此說禮為急者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摠三十有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者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便已為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禮者言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者言非賢者不能怵惕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唯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 賢者之祭

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己而外順於道也志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

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

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

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

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

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

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

也明猶潔也為謂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

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非世所謂福也者言世人謂福謂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

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既內盡貌又外順此之行善無違於道理也

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

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

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卿故云外也

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不求其為者言孝子

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神福祥為己之報案少

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則是祭祀有求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

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於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

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神禮

追養繼孝也者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

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也者畜也者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

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此據援神契庶人之孝曰畜五孝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

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摠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小大耳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

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沒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既內自盡又外

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言王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此德焉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共

物衆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

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

陰陽之物備矣

水草之菹芹苴之屬陸產之醢蜃蠃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

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凡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

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咸皆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

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此祭之道也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

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孝

伉儷供粢盛之事水草至之屬正義曰云水草之

菹芹茹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朝事之豆

菹菹麋醢是芹茹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醢加豆之實

有深蒲醢醢箔菹鴈醢筍菹魚醢其昌本深蒲箔筍是水

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蜺蜾之屬者案醢人饋食之豆

蜺蜺蜾即蜺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兔醢又有醢醢皆是

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

又特牲士兩斝少牢四斝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內則可

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

菱芡榛栗之屬者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

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九天至心也正義曰此

一經摠結上文既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薦者

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親之心是故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者

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須盡物
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
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
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純服者亦冕服也純以
見緇色冕以著祭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
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
言南諸侯言東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者后大陰故
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
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者莫無也
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是所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

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
此祭之道結上文也 ⑤純服至緇色 正義曰純服亦
冕服也者天子云純諸侯言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
天子言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
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
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
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
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
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
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
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 訖猶止也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
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
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定者定其志意 是故先期
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 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 君致齊於外

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
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
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
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泂水君執鸞刀羞
濟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大廟始祖廟也
圭瓚璋瓚裸器
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
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綵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
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泂盎齊也盎齊泂酌也凡尊有
明水因兼云水爾濟濟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
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將祭
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為穠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

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 及時將祭君
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
整身心故齊也 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言齊者齊也所以
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
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君致齊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
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
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 然後會於大廟者祭
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廟即始祖廟也 君純冕立
於阼者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
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
即悉用玄冕而祭 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者副及禕后之
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
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
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鬯尊則
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大宗執璋瓚亞裸者大宗主宗廟禮者

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
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
圭瓚璋瓚並是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也
君執紉者紉牛阜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 卿大夫從者
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於君 士執芻者
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 宗婦執盎從者謂同
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 夫人薦泔水者泔即盎齊由自
濁用清酒以泔泔之泔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
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泔齊而薦之者
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禕此則上公之祭
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
有盎齊無醴齊也故執盎從 君執鸞刀羞齊者齊肝肺也齊
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膾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
薦之主前二者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肺橫
切之使不絕示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
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齊 夫人

薦豆者於君羞齊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 此之謂夫婦
親之者君親執紉及鸞刀羞齊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泔水
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 ⑤ 大宗至迎牲
正義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者解大宗所以亞裸
之義案此下云夫人薦泔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
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之時下
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
云盎齊泔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
以清酒泔之謂之泔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泔是盎齊
也云几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泔泔是薦
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泔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
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爾知盎齊加明水者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齊齊肺祭肺之屬也者案
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
提心二肺皆齊之故云齊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
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

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
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

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

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

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為東上近主位也

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夫祭有

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

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

周之禮 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

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

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

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

之道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
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

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云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者言

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操則假於鬱鬱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進退者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

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

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

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餼凡餼之道每變以眾

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

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

內之象也鬼神之恩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祭者澤之大者

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

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

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

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鬼神有祭

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疏正善曰此

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一節明祭

末餽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被之事是故古之人有

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者引古人之言證餽為美也

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餽即是克有終而禮猶

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已語辭也是故古之君

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者又引古言證餽義也言亦者

亦人餽尸之餘乃是人食尸終而云尸亦餽鬼神餘者若

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是

尸餽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

食亦尸餽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

可以觀政矣者術猶法也尸餽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

焉言為政之道貴在施惠可以觀省人君之政教能施惠

惠者即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

矣臣餽君之餘也者以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

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餽

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

也以下漸徧及下示傳恩惠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

于堂下者士廟中餽訖而起所司各執其撰具以出廟戶

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為餽謂有祭事之百官

餽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

貴賤之等者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眾

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者興起也

其餽之禮初餽貴而少後餽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

之道亦當然皆先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餽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

脩整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餽者欲見其恩惠脩整

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陽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餼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編廟中如君之恩惠編於竟內也。顧上先下後耳者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編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餼臣下後餼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由餼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餼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者餼若以禮則能施惠其政善也。餼若不以禮則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

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為物猶為禮也

興物謂為百品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

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

則諸臣服從宗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崇猶尊也是故君子之

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

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教由孝順生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已然後及物是為政之本夫祭之為物

大矣者物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為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為大其興物備矣者謂庶羞之屬言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者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物皆備具是為教之本言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云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至其親者祭既順備可為教故人君因為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孝於親祭宗廟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者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所不安於上則不使下者謂在上所為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者在下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此事於上上亦憎惡也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者結上二事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

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夫祭有十倫焉見事

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

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倫猶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此之謂十倫一經摠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其事應

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十倫義也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

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

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一倫

凡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調詞共也言人生時形

體異故夫婦別凡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凡鋪席

設凡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凡席亦共之必云同凡

者筵席既長凡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凡詔祝於

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

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

外之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

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同之至祭也正義曰同死非詞也者若單作同字是齊

同之同非詞共之詞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

生同出同入之類不廢其物異也若詞共之詞則言旁作

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詞為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

讀同為詞今則摠為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儀禮少牢

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凡也者謂不但

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凡謂祝辭與凡皆同於夫不特設也

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事於

尸也者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

事廣也以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

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斲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

故知非也云出於祊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

故云謂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

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

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

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

人君之尊出

廟門則神

疏正義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也

君迎牲不迎尸別嫌也者尸體既尊君

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而為
尸時則尊在廟中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
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 在廟中則全於君者
尸若入廟則君父道全也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
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為君父也且
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然父無答子之禮君有答臣之法故
據君言之耳 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釋君疑也君道
之全全在廟門外若出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
不出門也 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
子道全無所疑也 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二
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
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
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

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
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 正義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 孫為王父尸者謂
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 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為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為子之行
秩也 父北面而事之者父則祭者之身北面而事子行
之尸也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者主人

為欲孝敬已父不許已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為子者豈
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皆取至之

禮 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
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
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
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故知坐尸於堂當朝事也

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羊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五獻也大夫士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

祭三獻而獻賓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

明尊卑之等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

者在先故云皆以齒 尸飲至獻賓 正義曰此據備

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九祭二獻裸用鬯

酌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

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

乃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

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

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

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

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

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

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

謂親疏之殺也 昭穆咸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

殺也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

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大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

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

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為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 此之謂親疏之殺也者 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名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 古

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此爵賞之施也 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為釋聲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第六倫也爵賞之施焉 爵有德而祿有功者爵表德故云有德祿賞功故云有功也 而舍奠于其廟者

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也者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一獻一酌尸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儻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立依前南鄉是也

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

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

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

人授夫人以豆則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夫

執鎰鎰豆下跗也人副禕立于東房者此謂上公之

夫人故副禕立于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副禕也夫人

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

校執醴授之執鎰者鎰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

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

校也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

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

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

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

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者

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

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

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

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鎰之

屬違鄭注儀禮之文其義非也注執醴授醴之人正

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

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

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證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鎰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

人副禕立于東房者此謂上公之

夫人故副禕立于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副禕也

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

校執醴授之執鎰者鎰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

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

校也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

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

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

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

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

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

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

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鎰之屬違鄭注儀禮

之文其義非也

注執醴授醴之人

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

正

執醴授醴之人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

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

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

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

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

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

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般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疏**正義曰此一經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者俎謂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般人貴髀周人貴肩者般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有故也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者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者言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分俎之事也善為政者如此者言人君欲善為政教者必須如此分俎均平**注**凡前至之屬正義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有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臑臑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臑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凡賜爵昭為一為貴短脅為賤故摠云之屬以包之

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九羣有司

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昭穆猶犧牲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

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九倫長幼之序九賜爵者爵

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為一穆為一者言君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

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列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賜之爵謂若酬之正義曰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眾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眾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

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者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為酬

夫祭有畀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
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
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
賤者也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
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
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
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
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
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

輝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
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之第十倫也夫祭有卑輝胞翟閹者惠下之道也者卑
與也輝也胞也翟也閹也此四者皆是賤官於祭之末與
此四者以恩賜是惠施之道也明足以見之者謂有德
之君德能昭明足以見其惠下之義仁足以與之者以
君有仁恩足能賜與於下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者此作
記之人以見周刑人守門以祭末又何恩賜與刑人故明
之云古者夏殷之時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所以得恩
賜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者既每言賤明但是各守
其職之人能為四物故云四守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
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
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者更廣明貴有餘分與至賤為恩之
深也人君身尊而尸又更尊故言又也此之謂上下之
際者結十倫也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祭

至殷時

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鞞人為阜陶鄭云阜陶

鼓木也言鞀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鞀之以為鼓是鞀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者以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

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 禘禘陽義也

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 古者於禘

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

秋政順陰義也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 故記曰嘗之日發

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

敢草也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享時則始行小刑也 故曰

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

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全猶具也 夫義者所

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

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

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濟成也發謂也

發也竟內之子
孫萬人為子孫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

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

其義故也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關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

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

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

以為民父母今各隨文解之 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

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 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

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

得以冬烝對夏禘注言爵至屬陰 正義曰爵命是生

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 故記至草也

以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此前記之文所

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

草艾則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

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

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注發公室出賞物也 正義曰

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

文各有所對以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四時

之間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出田邑之時亦有物

也故觀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篋服也 夫義者所以濟

志也者濟成也言禘嘗之義若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

諸德之發也者發謂機發也諸眾也言義者是人君眾德

之發謂諸眾人之德發在於義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

者謂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而深厚若能念親深厚

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若能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

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

以化於上故也 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言祭祀之時身既有故使人攝之雖使人攝由君能恭
敬不喪失於為君之義所以然者由君自明曉於掃嘗之
義故也 其德薄者其志輕者 言人君道淺義薄則其念親志
意不能厚重 疑於其義至民父母矣者謂志意既輕疑
惑於祭祀之義皆不能盡心致敬身既危疑
而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是語辭 夫鼎有銘

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

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

祖之德著已名於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

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

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烈業也王功曰

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

之行也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

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

美其所為 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 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

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

謂恭矣

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

以利之利己名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

假于大廟

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得孔悝之立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

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

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

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

無射

公曰叔舅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

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官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

實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

啓右獻

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

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鈕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

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

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

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

舊德起而循其善事

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

若

猶女也公命悝子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

有功焉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

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

明我先祖 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

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言銘之類衆多

也略取此一以言之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如莊公命

孔悝之為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子孫之守宗廟社

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 **疏** 正義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此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今各依文解之 銘者自名也者言為先

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於下 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謂自著己名之時先稱揚其先祖之美於上

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者論

謂論說譔則譔錄言子孫為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

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者此先祖美善之事也烈

業也謂有功業勲勞有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 而

酌之祭器者酌斟酌也祭器鐘鼎也若有聲名編普天

下者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鐘鼎也 自成其名焉者先

書先祖之德於器上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 以祀

其先祖者也者祀祖謂預君禘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

得預君大禘令先祖被銘預禘是尊其先祖也 顯揚先

祖所以崇孝也者釋所以必銘義也為崇於孝道故稱揚

先祖也 身比焉順也者比次也先稱祖德而已身親自

著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 明示後世教也者為人

子孫能得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效慕即是教也

注 列業至後世 正義曰列業也釋詰文王功曰勲事功

曰勞周禮司勳文云傳著於鐘鼎也者傳附也言鐫勒先
祖功名附著於鐘鼎或解傳為傳述於鐘鼎義亦通也云
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者解經身比焉云孝順之行
也者以解經順也云教也所以教後世者言稱先祖明
示後世所以教後世使如先祖之善也故云教也夫
銘者壹稱謂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而上下皆得焉
耳矣者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者釋上下皆得也所稱謂
先祖也所為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
此二事之美為之者謂為銘之人也明足以見之者謂
己有顯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與之者謂
己有仁恩故君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知足以利
之者謂己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己得上比先祖也
謂賢矣者言為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為賢賢而
勿伐可謂恭矣者既備三事為賢又不自伐是為恭也
故云可謂恭矣

孔悝至禘祭正義曰云得孔悝之立已

者案哀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傳云衛孔
圉娶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伯姬伯姬使
良夫往蒯聵蒯聵與良夫入衛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
姬氏伯姬與大子五人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於是得國是得孔悝之立已也假至也釋詁文云至於大
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者以經云六月是周之六月是夏
之孟月禘祭之時以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案左傳哀十五
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得
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故俱在六月公曰至休哉
此一節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叔舅者孔悝是異姓大
夫年幼故稱叔舅乃祖莊叔者乃女也祖莊叔者謂孔
悝之七世祖孔達也左右成公者左右助也輔助衛成公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者難謂成公被晉所伐出
奔於楚謂成公命孔達隨出逃難而往漢陽即是楚地在
漢水之北即宮于宗周者即就也宮謂宮室成公後得
反國又坐殺弟叔武被晉討之歸于京師寘於深室之中

是即宮也 奔走無射者言孔達隨難漢陽及即宮於宗
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
服者啓開也右助也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
獻公雖復出奔乃得反國其時孔達之孫成叔輔佐獻公
故獻公乃命成叔纂繼女祖孔達舊所服行之事 乃考
文叔者孔圉是孔悝之父故云乃考 與舊嗜欲者言父
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 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
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者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
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躬優恤衛國勤勞公家
早夜不解倦民皆曰功德休美哉此是孔悝先祖功業鼎
銘之辭也 注莊叔至周也 正義曰案世本莊叔達生
得間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
文叔圉圉生悝莊叔是悝七世祖也云成公爲晉文公所
伐出奔楚者案僖二十八年左傳稱衛與楚晉文公敗楚
於城濮衛侯懼出居於襄牛遂奔楚云坐殺弟叔武晉人
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者亦僖二十八年左傳文

晉人歸衛侯入其室弟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欵大射而殺之其大夫元咺出奔晉訟衛侯衛侯不勝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是其事也案左傳於時無
孔達之事而云之者傳文不具或者蒯瞶欲褒美孔悝故
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 注獻公至達也 正義曰案
衛世家衛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衍爲
成公曾孫云亦失國得反者案襄十四年左傳稱衛孫文
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稱亦者亦成
公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云纂繼也服事也釋
詁文下注率循也亦釋詁文 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
考服 此一節明蒯瞶與孔悝銘之言也及勅戒之使繼
先祖故云纂乃考服 悝拜至彝鼎 此一節明孔悝拜受
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對揚以
辟之者對遂也揚稱揚也辟明也言已遂稱揚君命以光
明我先祖之美 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者勤行也施著也
烝謂烝祭言已勤行君之大命著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記者錄其銘故以結之但休哉以
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
是以身比焉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
比先祖也

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
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言此者王室所
銘若周公之功 夫大嘗禘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

賜魯也 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
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

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
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 手孫

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

重其國也 不廢不廢其此禮
樂也重猶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因上
說鼎銘明先祖之善

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
外祭則郊社者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

文則用天子之禮也 內祭則大嘗禘者禘祭在秋也
大嘗禘祭在夏也是大嘗禘得用天子之禮則升歌清廟

及舞大武大夏之屬皆用天子之禮所以為大嘗禘也餘
諸侯則不得大嘗禘 升歌清廟者升堂歌清廟清廟頌

文王之詩也 下而管象者堂下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者朱干赤盾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

此武象之舞所執 八佾以舞大夏者大夏禹樂文舞也
執羽籥此天子之樂也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者升歌清

廟以下並是天子之樂故以此結之也 注武象至錫馬
 正義曰言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者以經云八佾
 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舞大武亦八佾也大
 武云朱干玉戚其大夏則不用朱干玉戚當用羽籥而
 云互文者以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
 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 易晉卦康侯用錫
 馬者證康是讓崇之義案易晉卦坤下離上日出於地為
 晉晉進也言明進也 子孫至國也者言魯是周公子孫
 繼周公之後至今不廢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
 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魯國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